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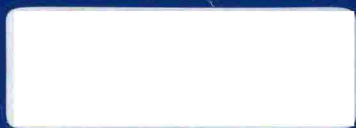


苏青
著

方
铭
主
编

苏青文集

散文卷（中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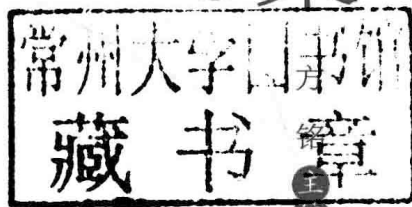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谈
女
人
苏
青
著

苏青文集

散文卷（中）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青文集·散文卷(中)/苏青著;方铭主编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6.2

ISBN 978-7-5396-5635-9

I. ①苏… II. ①苏… ②方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0807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出版策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李 芳

出版统筹:宋潇婧 王婧婧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13.25 字数:140千字

版次: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时代,一个平凡的弱女子,居然以文章在孤岛似的上海开辟了一个新天地,这委实是不容易的事。我这里说的是苏青。关于苏青的生平创作,在《苏青小说集》里已做了简略的介绍,不再重复。现在有必要先拨开罩在苏青身上的迷雾,以便澄清历史,更好地接近作者,真正接受她的作品。

阻碍我们阅读苏青作品的有两重壁障。其一是她的小说《结婚十年》。作品甫出,半年内就再版了9次,两三年后,再版有36次之多,这恐怕在中国小说出版史上,论畅销的程度,也该算首屈一指了吧。但事情总是这样:“名高而谤亦随之。”由于她行文的坦率,也可能更多的人是以耳代目,或者如鲁迅所抨击的某种国民劣根性的显露:“一见短袖子,立刻想到白臂膊,立刻想到全裸体,立刻想到生殖器,立刻想到性交。”(《而已集·小杂感》)望书名而生邪念,以讹传讹,一方面因不正常的观念反

而促销了小说的发行量，一方面加在作者身上的误解愈积愈多，使得苏青在当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声明。这在《〈浣锦集〉与〈结婚十年〉》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，她说：“于是有人称我为‘大胆女作家’，这在我并不以为耻，却只觉得在事实上未免愧不敢当。……至于《结婚十年》呢？所叙述的事根本是合乎周公之礼的，恋爱、结婚、养孩子都是一条直线的正常的人生道路，既没有变态行为，更不敢描写秽褻。”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淘洗，如今，《结婚十年》以及苏青的其他创作都重新问世，以平常心来阅读，恐怕再也没有一个读者觉得她有什么越轨的描写了。其二，更大的障碍是对苏青在特定时期的政治表现的怀疑与误解，这一重迷雾似乎裹挟得更厉害些。甚至“海派小品集丛”介绍到苏青时，还说她：“抗日爆发后曾一度在伪上海市政府任职员及陈公博的秘书，这是很为世人诟病的经历。”海峡对岸，有一篇悼念张爱玲的文章，提到张与苏青，说：“一个走出国门飘流瀚海，一个锁入牢门关死为止。”（1955年9月21日台北《“中国时报”·人间》，木心文）我认为种种误传，都离作者的真实遭际甚远。确实，在沦陷区的上海，苏青是以文出名的。但写文的动机她屡次坦白地说是为了谋生。至于说她有多高的抗争意识，她也老实地承认没有。她当时就这样说：“文章愈写愈多起来了，‘苏青’这个名字也渐渐地有人知道了，而我所想找的固定职业还是没有找到。于是，我只好死心塌地地做职业文人下去了。在这里我还要郑重声明：当时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内地去过，因为我在内地也是一个可靠的亲友都没有的。假使我

赶时髦似的进去了,结果仍旧卖文,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,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,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。”(《关于我——〈续结婚十年〉代序》)这一番平心之言,今日我们能宽容地理解的。至于说她曾任伪职,甚至说她曾成为汪精卫以下二号汉奸陈公博的秘书,这一点作者在《续结婚十年》里有所提及。一个平常的女人,写了一篇偶及当时要人的文章,引动要人的注意,要人除了予以金钱解脱她的困窘外,也曾想她出来当秘书。但她坚持职业文人的道路,婉拒了这一要求,这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?而况,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知道她的这段经历,安排她在越剧团任编剧工作,生活在新中国的天地里,苏青应该说是愉快的,她所编的《屈原》一剧,还曾荣获华东区会演一等奖。只是,为了编《司马迁》的剧本,苏青曾写信向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贾植芳请教,贾植芳因“胡风事件”被捕,抄出这封信,株连苏青,使她收监审查,后来释放得到平反。经历了“文革”的灾难,她最后在1982年得到善终。晚年她写信给友人说:“寂寞惯了,心境很舒服。”应当承认,过“左”的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,这段不幸的历史,只会增加我们对苏青的同情。我曾在《读书》上论及张恨水,文章的标题是:《应当有同情地理解》,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为苏青澄清历史,就是希望不论对张恨水乃至苏青,都应当以此态度去衡文论人。

现在再来谈谈苏青的散文创作。其实,苏青的散文出手比她的小说

还早。她的第一部散文集《浣锦集》，出版于1944年4月，其中收的散文，最早创作于1935年，当时她就是林语堂主编的《论语》的积极作者。她的散文也引起了散文大师周作人的注意，后来她的不少散文集也是这位知堂老人亲署题签的。《浣锦集》一出，也是一版再版，读者踊跃。连张爱玲都并不看重她的小说《结婚十年》，而对苏青的散文表示了钦羨。

苏青和张爱玲一样，写作与成名都是在一个特殊时期。这一点柯灵先生在《遥寄张爱玲》的名文里做过分析。也即是说，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，控制在日本人和汪精卫政权手里，高张民族意识的新文学受到压制，过去的鸳鸯蝴蝶派也难得死灰复燃，这样，表现女性情爱与生活细节的空间，得以有开拓的自由。从更深层的动因看，这一时期，对“个人生活”和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关怀，固然有因政治不自由，写“自己生活中琐事”，用不着担心意外麻烦的原因，但更根本的，却是战争毁坏了一切。这种“惘惘的威胁”，不仅危及国家、民族的生存，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实实在在的压迫。因此，在20世纪40年代，从文学整体看，不仅有民族意识的觉醒，也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。具体到上海这个孤岛环境，个体生命意识被推到文学图景的前沿，得到一次历史性的凸显，这赋予了张爱玲和苏青以很好的机遇，也使得她们的文字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。

苏青有一本散文集名字就叫《饮食男女》，这一书名很能概括苏青散文创作的全部内容，它显示了人的“最自然、最基本的功能”，“日常生活”

这一最稳定的、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,确实是她在战乱中的独特的生命体验。还可以追溯过去五四新文学所关注的“个体意识的觉醒”,以及和今天存在主义现代性的相通,这将证明苏青散文有着常青的生命价值。还有,苏青在一篇文章中,把“饮食男,女人之大欲存焉”,做了一个标点的更动,就突出了女子主体的生命意识。她的很多文章,都是从女性的视角来谈恋爱、婚姻、家庭、丈夫、儿女以及社会的诸种问题,曾经启发了无数的读者。今天将她的思想见解汇入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文学潮流——女性主义文学,并不是故意拔高她的文学价值,而是确然无疑的事实。因此苏青的散文又多了一重意义。

本套书中的苏青散文基本上反映了作家散文创作的全貌。《苏青文集·散文卷(上)》,是近于叙事抒情的散文。譬如《豆酥糖》一篇,对儿时生活的热烈回忆,对老人的深情眷恋,写来娓娓动人。最后一句“我的好祖母呀”,尤为神来之笔,有呼之欲出之妙,早有人把它和朱自清的《背影》相媲美。至于其他描写人物、揭露世相的文章,都栩栩如生,入木三分,见出作者感性生活的丰富和处理细节的才能,发出了“通常的人生的回声”和“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”(张爱玲语)。《苏青文集·散文卷(中)》,是苏青散文的主体,可以看作她对最直接最逼真的人生实际生活的探寻与询问。虽然她感到生活经验不丰富,但她自以为:“我常写这类男男女女的事情,因为我熟悉的也只有这一部分。”像苏青那样兴致盎然地不断咀嚼日常生活的滋味,从她笔下所传达的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,

反而会使信念惶惑和生活紊乱的读者获得心安和坚实的感觉。她的文笔是老到的,议论是平实的,不回避任何问题,又能辩证地融会贯通。《苏青文集·散文卷(下)》,除了描绘世情,还收录了她自己文章的自述,包括各个文集的自序和后记、编辑杂志的体会与认识,以及少数文评,这了解她的身世与文心,都有价值。我们还附录了一篇《苏青张爱玲对谈记——关于妇女、家庭、婚姻诸问题》,仍然是帮助读者理解作为女性作家的她们对男女婚恋诸问题的看法。附录的第二篇是苏青逝世后她子女的一篇回忆文章,寄托后代对她的哀思。

台湾旅德作家龙应台写散文很有才气,她的《野火集》几年来已重印了一百五十次以上。但她深感文字的深度和力度不够,很想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在孤岛上海发表散文的女作家苏青,因为苏青是女作家中唯一擅长写散文的(见吴小如《书郎信步》)。我想,苏青散文创作重新集结问世,仍然是有裨益的。

方锦

2015年11月于安徽大学

目
录

序 方铭 / 001

女像陈列所 / 001

消夏录 / 006

11月11日上午 / 011

河边 / 013

夏天的吃 / 022

归宿 / 026

生男与育女 / 036

科学育儿经验谈 / 039

科学育儿经验谈之性质与命题 / 046

现代母性 / 049

论女子交友 / 053

不算辩正 / 063

论夫妻吵架 / 066

道德论

——俗人哲学之一 / 074

牺牲论

——俗人哲学之二 / 081

论离婚 / 087

送礼 / 095

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 / 100

再论离婚 / 105

论红颜薄命 / 112

谈做官 / 118

论言语不通 / 126

好色与吃醋 / 132

谈女人 / 136

我国的女子教育 / 142

第十一等人

——谈男女平等 / 149

真情善意和美容 / 154

组织里弄托儿所 / 159

牌桌旁的感想 / 165

看护小姐 / 169

家庭教师面面观 / 174

做媳妇的经验 / 180

吃与睡 / 186

饭 / 193

死后的同情 / 198

出版后记 / 203

女像陈列所

前 言

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,我是没有女朋友的。原因是女朋友们太把我看得好了,说的话,给出的主意,对我都没有用。至于我对她们呢?虽自以为在有些地方是懂得的,但也不敢怎么样,得罪了同性,她们可绝不会饶恕你。

我很痛苦。我也希望有几个亲亲热热的女伴,大家可以手拉手儿说着知心话。但是我仔细留意了这些时,竟不曾发现一个,便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是,我不禁怅然而返了。关在楼下的小室里,前后拉紧了窗帘,黑洞洞的,我追忆着这些人,觉得声音笑貌都如在目前,就是触不着她们的灵魂。我茫然站在室中央,瞧见她们都搔首弄姿的,东边角落里有几个,西边角落里有几个,南北各隅无不是她们,整个的房间都给她们占满了,像女像

陈列所——好，就让我来拍个照吧。

咕咕呱呱的二房东太太

第一个使我瞧着吃惊的，就是侧着张瘦削的淡黄脸孔、下巴尖尖的二房东太太。假如她闭目装睡在旁边，我倒觉得她有些可怜儿；只不过她的细眯眼睛一张开，就变成三角形，恶狠狠地爱瞪人了，我看着实在有些心悸。而且她还找人讲话哩，先是轻声冷笑，随即声势汹汹地责问道：“林太太，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哩，昨夜你们是什么时候关灯的？现在电灯有限制，用多了要剪电线，你总也知道吧。那时候也不会单晦气我们二房东，所有的房客统统一样，哼，大家都活不成了。”

“但是昨夜实在是……”那个叫作林太太的嗫嚅着想回答。

“还有，”她的鼻孔里再哼一声，三角眼死瞪她一下，于是打断她的话。“水费也涨价了，你们楼下的抽水马桶，可不能一天到晚咕咚咚地净抽水。再说娘姨们撒泡尿也会有什么妨碍吧？我是早关照下人过的，在旁边挂干净毛巾儿，尿撒完了只一揩，落得省些草纸，马桶里也干干净净省得抽水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跑到楼梯头想回房去了，却又感到不尽兴似的再进厨房去高声嘀咕：“我做二房东也算是天地良心，马马虎虎的了，人家哪个不是一天到晚看火表、查自来水龙头的呢？横竖男人不争气，我也犯不着给他省什么钱。不过做房客的自己总也得识相些儿呀。”

林太太听见有些不快活，但却也并不生她气，因为这几年来她已经听

得惯了。她只轻轻地把房门关紧些,不要吵醒林先生。她知道那位三角眼的太太也很可怜,昨夜她丈夫定又没有回来,不知怎的,他总爱在外边胡闹,常常整夜不归。她在上半夜也许是恨他,下半夜便着实想他担心他了,于是悄悄起床来暗中靠窗瞧。夜是静悄悄的,她没有瞧见人,只有一线晕黄色灯光斜射在双掩的石库门上,那是从楼下房间里黑布防空窗帘缝溜出来的,她在前楼望下去正瞧得见。是林先生老早回来了在看书哪,林太太只千依百顺陪着他在灯下补袜子,也不替她做二房东的想想剪电线的麻烦,怎的不令人恼怒呢?

有时候她也恨自己的孩子太不争气。林家的孩子瞧见林先生回来了,跳着笑着喊爸爸,一面急急跟了进去,当然有的吃。她的孩子也进去了,她虽然在后面喊着叫他快回来,但是却也不期而然地看看林太太怎样处置。假如她分给这个孩子不少的东西,她便笑嘻嘻说:“林先生回来得早!”假如没有给或者给得不够多,她便怒吼着跨进去将孩子一把抓出来骂骂,“谁叫你闯进人家的房间里去的?虽然这屋子是我们自己的哩,但是人家赖着不走也没法。——唉,林先生,你回来了倒好,我正想问你呢,这里有一个亲戚要来住了,你们的房子究竟找到了没有?”这时候林先生自然是苦笑一下,于是无可奈何地回答:“现在找房子可是不容易。”她立刻便把嘴一撇讥笑道:“找房子是不会不容易的,就不过花些钱,你林先生只要拿出三五十万来,马上就可以自己顶一幢了,也省得挤在客堂里局促。”

她的女佣听不过，就不免替林太太表示同情起来，常常在背后切切擦擦说她：“怪不得我们少爷不欢喜她哩，连我们外边人听着也讨厌。”林太太摆手叫她快别言语，女佣默然了，只见甬道门旁徐徐转过张瘦削的淡黄脸来，下巴尖得像锥子快要刺死人了，眼睛恶狠狠盯着女佣冷笑道：“叫你洗衣服已经洗完了么？就再擦一次地板也不会太清洁呀，倒有工夫跟人家瞎嚼蛆。”女佣咕嘟着嘴说：“地板早擦过了，衣服先涂些肥皂给它熬一下，慢慢地再洗清不迟。”她不禁踉跄上前几乎要推她道：“我叫你去洗你敢推三阻四的不去？究竟听了谁的指使呀？同那人要好就到那人家做去。”她知道即使马上辞歇了女佣，林家也不敢收留她的，她说着有威风，他们都得害怕她。

为了这点以任意磨折人为威风的心理，她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快乐。她整日苦恼地想着怎样才能使女佣不得空儿，不能同林太太说句话，甚至于连点头招呼笑一笑都不可以。她又计划着如何关了火表使林先生在黄昏时瞧不见书上的字，即使他情愿多付电费了也不可以。即使绝不会超过电力限制也不可以，她的目的只要使人家不舒服——人家不舒服了，她即使也不舒服，总可以吐一些气。

她气呼呼地把一切人的不是处统统告诉给丈夫听，恨不得丈夫听了就不问情由地跑下楼去同别人家闹个尽兴才好。但是她丈夫总不作声，样子似乎很厌烦。她恨恨地觉得丈夫难道也存心偏着林太太或女佣吗？想了又想总不免说出口来，丈夫闷声不响地披上外衣走了，她感到委屈，一

个受委屈的女人是更加需要在别的女人头上找发泄的。

但是没有人同情她,甚至于她自己的孩子。

幸而有一个远亲来了,她想到打牌,到外面再去邀了一个人来,又拉林太太做搭子。这时候女佣也似乎殷勤听话起来了,孩子们有人给他吃东西,没人给他吃东西都不管,她只专心一意地等着牌。她的眼睛直瞪着,只是不可怕,手指轻轻拨弄自己的尖下巴。假如这只紧要的牌真个到手了,她就立刻长长地舒口气,眼睛细眯起来,忘记了抽水马桶与电灯光节省,只叫女佣快绞毛巾来。林太太瞧她一面笑着一面连擦额上的汗,嘴里咕咕呱呱说个不休,便觉得这才像个亲切的邻居样子,不是平日般惹人咒诅的二房东太太了^①。

(原载 1944 年 8 月 10 日《小天地》第 1 期)

^① 原刊如此,未完。

消 夏 录

据说夏天是宜于睡觉的，然而我不。清晨的凉爽空气从窗口透进来，我便不忍再恋床了。于是悄悄地起身，披上蓝条子浴衣，趿着软皮拖鞋出来。啊！天空是这样高高的，有稀薄的云，丝丝忽忽，飘得人心绪不定。

我住在公寓楼下的房间里，窗前有一条甬道，两旁栽着绿荫荫的树。这些树也会开花，有红有白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也不想查植物教科书。很可惜的，孩子们为了要撷取花朵，常把树枝硬拖下去，攀折、践踏，把它们弄得凌乱了。公寓里佣人则是专营副业，有的开小吃食铺，卖面卖蛋炒饭，有的整天到晚往外跑，不知在干些甚营生，总而言之，没有人管打扫等杂务就是了。

我悄悄沿着甬道走，阒无声息，不敢惊动人们的好梦。我知道这里的芳邻都是惯过夜生活的，不论春夏秋冬，总是在黄昏后打扮、叉麻将、跳舞，或者干些男男女女的事。我不能想象，在汗流遍体的夏夜，两个人不